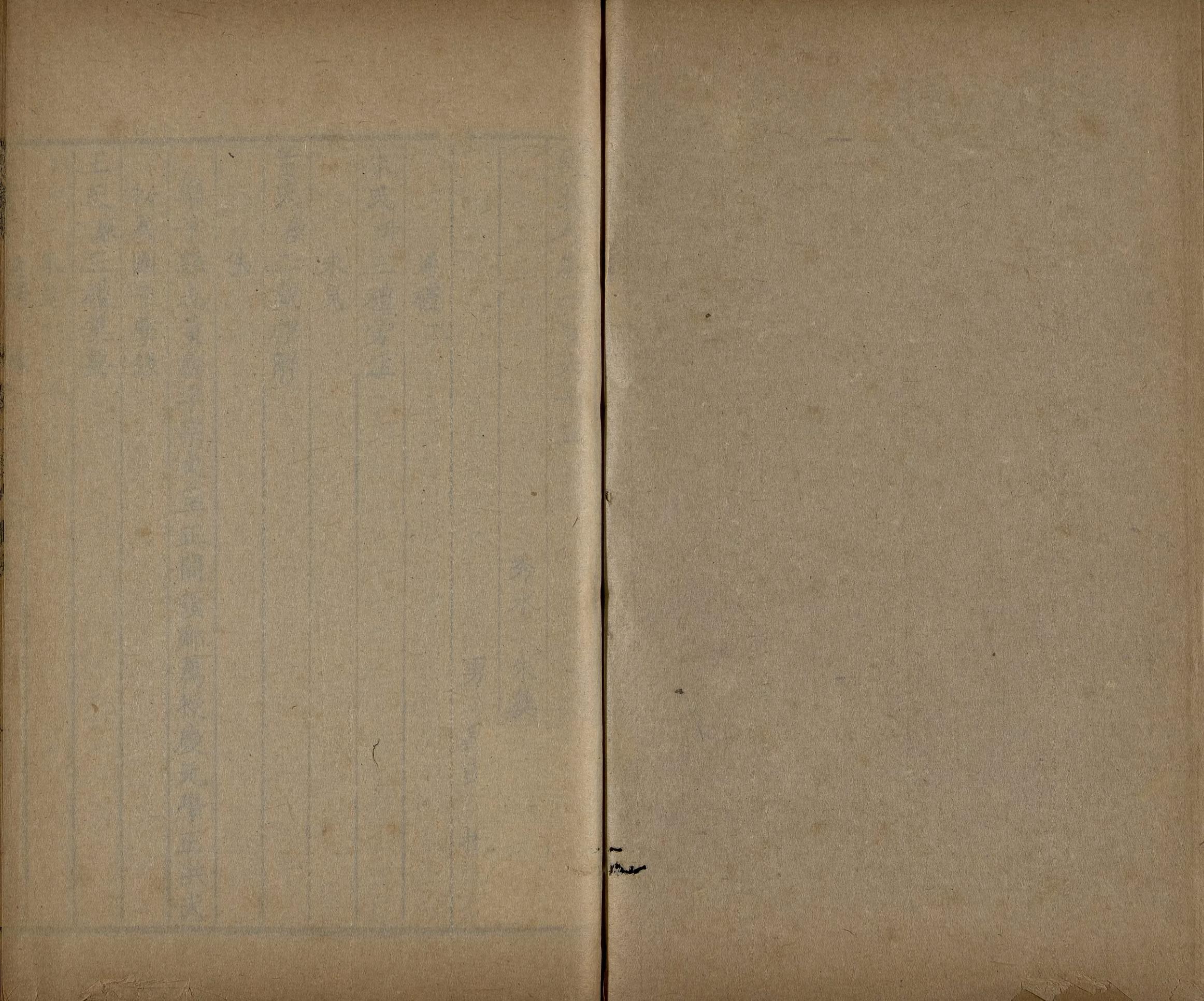


頁101  
829.3  
28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授

通禮二

朱氏升三禮旁注

未見

董氏彝二戴禮解

佚

樂平縣志董彝字宗文至正間領鄉薦授慶元學正洪武

初為國子學錄

王氏廉三禮纂要

未見

夏氏時正三禮儀略舉要

十卷

未見

浙江新志夏時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大理寺卿

楊氏守陳三禮私抄

未見

守陳自序曰古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至秦皆缺亡矣漢人僅求得儀禮十七篇其餘七篇斷簡稍有存者大戴氏掇拾爲八十五篇小戴氏損益之爲四十三篇而曲禮檀弓雜記各分上下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樂記共四十九篇後世總謂之禮記列在五經而大戴氏僅存四十九篇不

與列焉宋朱子嘗欲析儀禮諸篇而取戴記中可爲儀禮傳者分附其間餘仍別爲記其後編儀禮經傳則又雜取諸事不專於二戴卷帙繁重人不能徧覽焉元州廬吳氏以禮記之完篇無幾其餘多掇拾殘篇斷簡未始詮次而雜亂無章者皆爲之科分櫛剔以類相從而上下文理聯屬亦頗精審然人各異見不盡從也蒙近者不幸當大事而平昔未能講禮故倉卒不能合禮徒抱恨於無窮聖室哀慕之餘塊然無事日取三禮誦且味之久而粗識其梗槩乃做朱子而析經附傳做吳氏而類序亂篇亦以二戴記之不附經者別自爲記然傳取二戴有正附之異不能盡同於朱子類序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盡同於吳氏蓋二儒皆務著述之精蒙但取檢閱之便是以不同至於傳

注雖擇抄諸家而識見庸愚亦未知其當否也夫顧米粟者欲以飽其腹睇布帛者欲以暖其躬蒙之所以抄此禮者豈徒以檢閱而已哉誠欲究其本末源委以治其心而踐諸躬窮則措之家達則布之國與天下耳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服膺是訓其敢失乎

程氏材三禮考

未見

徽州府志程材字良用歙縣人弘治丙辰進士除汀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疏劾劉瑾馬永成谷大用不報嘉靖初召還已卒

湛氏若水二禮經傳測

六十八卷

存

若水自序曰夫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其儀禮乎故曰禮二而已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故禮一而已夫禮也者體也體也者道也與道爲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而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故善求道者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無餘蘊矣余於讀禮之後隱居西樵之烟霞洞因究觀二禮而竊有感焉進少儀參曲禮爲上經而儀禮爲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

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爲二禮雜傳  
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夫大戴  
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庶見存罕之意耳起丁丑迄  
乙酉凡九年編次既成章爲之測藏之家塾名曰二禮經  
傳測以補禮經之殘缺焉

黃虞稷曰大指以曲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其王制等二  
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爲二禮雜  
傳通傳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爲  
儀禮逸經傳嘉靖十五年若水爲南京吏部尚書以其書  
進呈

陸元輔曰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進所纂二  
禮經傳測大略以曲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禮部尚書夏  
言謂其立論以曲禮爲先與孔子之言相戾不可以傳示  
後學惟其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宜加旌獎上曰既矣孔子  
之言何以傳示後學罷其書不省

三禮訂疑

未見

劉氏績 三禮圖

二卷

存

績自序曰三代制度本於義故推之而無不合自漢以來  
失其傳而率妄作間有微言訓詁者又誤遂使天下日用  
飲食衣服作止皆不合夫人而流於異端矣績甚病之既  
注易以究其原又注禮以極其詳顧力於他經不暇故作

此圖以總之凡我同志留心焉則可以一貫矣

貢氏汝成三禮纂注

四十九卷

存

汝成自序周禮注曰周禮者周公所創一代治天下之典也成王幼冲周公相之兼三王監二代綱之以六官紀之以衆職而禮樂制度備散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其制作之良要非聖人莫之能者惟是冬官散失俞氏吳氏考而正之力非不勤也顧博采他經雜參記傳而不知正之本經不免矯枉過正汝成之愚竊有以惜聖制不昭於後世王治終不見於天下也即其所定更考經文以天官之卿考六卿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序次其官於首詳列其職

於後博之以諸家之說約之以一得之愚小爲之注以昭古者設官之本意非敢以掩前作將以俟夫後之君子且庶幾成周之治復見於今也於乎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至是而可以自信矣乎禮記本二禮之傳記中如王制月令諸篇皆國家制度合於周官者今仍附於周官之後

又自序儀禮注曰儀者威儀也禮者冠昏喪祭燕射朝聘等禮也張淳以爲漢初未有儀禮之名後學見其中不惟詳次禮經之大目而又一禮始終威儀節文無不具焉有儀有禮是故合而名之也女叔齊謂守其國行其政令爲禮自郊勞至贈賄無違爲儀此禮與儀之分也聖人本天理酌人事制爲禮儀以爲人倫品式俾天下爲是事則有是禮行是禮則有是儀舉貴賤賢不肖莫能有過不及焉

此所謂修道之教也。夫子曰：夫禮必本乎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可得而治也。先儒遂以此禮爲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興致太平時作。自今觀之，郁郁乎文，誠非周公莫之能也。當時以此藏之，有司布之，邦國太史執之以蒞事，小史讀之以諭衆，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無事則君臣相與講習，有事則以爲據依而行。此有周盛時上自朝廷，下及里巷，雍容揖遜相率而約於禮義，準繩之中而文度藹然。刑措而兵寢，治迹獨爲古今冠。此其道也。但先王時事制曲防禮外，無事物外無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之。此十七篇者，特以士大夫禮而王朝不與，且於士詳而大夫諸侯特略，是其數果不止此十七篇也。於乎其七逸者，亦不幸而不得見，其幸存而止此者，猶足以仰窺先生盛德之一二，顧以無用於今世爲辭，遂絕不講，則人類幾何而不爲禽獸乎？是以朱子晚年於此特用心焉。不幸通解未脫橐而歿，然尚賴其書使人知所尊信，而汝成之愚得與有聞焉。是故自早歲即知所用力也。按漢藝文云：經十七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是經與記別載也。而喪服傳又記後人作朱子並混淆於經，是固未改削之故。至吳幼清氏叙錄，既知非之，及考注之作，乃復因之。且其爲注簡略，特甚于竊病之。故此編一仍古經之舊，但記中如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諸篇，亦經禮也。經中未備，合補其逸。又如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諸篇，亦威儀也。大小儀文亦儀禮之餘也。合補十七篇之緒，餘至如

冠昏燕射聘祭等義服問間傳三年問雜記祭法祭統等記本皆釋經之傳更不宜淆在禮記之中故今附著於各篇之末焉篇次並如鄭本不間他篇但因朱子所分章次上下其文重加裁節古今先儒之論有裨於經者既所不遺至於一得之愚亦自附焉於乎編次之列章節之分諸說之詳歸一之約視前作頗似明備學者苟以身體而循習之豈不驗其信然乎

又自序禮記注曰禮記者傳習先王所制禮儀與其義而記之也漢高堂生傳禮經五傳而戴德戴聖以禮爲儒林宗德傳記八十五篇今所謂大戴記是也聖傳記四十六篇今禮記是也古言禮者曰經禮曰曲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世傳周禮六官儀禮十七篇爲經此記四十九篇

爲傳豈不以爲所記皆二經之餘緒也歟陸氏曰此記二經之遺缺故名禮記是也然二經詞旨遠奧賴記以明謂之傳非過也但自漢以來傳習箋解又以三禮並稱故予今亦不能變仍稱三禮云原記四十九篇程子取大學中庸以配論孟餘四十七篇內玉制月令紀國家制度有裨周禮取附於周官之末凡二篇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有類儀禮取爲逸經凡四篇又曲禮上下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下並載大小儀文有裨儀禮取附儀禮之末凡十篇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祭義本以義名爲經之傳無疑也而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問喪間傳喪大記雜記上下曾子問祭法祭統或釋經之大意或據經之未備並非記然記述者

不倫應附在各經末簡以廣其義凡一十九篇以上通移收三十五篇餘存禮運而下一十二篇仍爲禮記以其通論禮意於六官十七篇無所當也夫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以官著禮以禮定官儀禮者制吉凶軍賓嘉之通禮惟此戴記發揮二禮之旨趣與其節目也記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傳習者尚知所重輕焉

宋儀望總序曰萬曆甲戌冬予行部宣州會東平守貢君安國出厥考翰林汝成甫纂注三禮示之細覽連日然後知貢君於古人微言奧旨多所發明而折衷更定決自胸臆如云以天官之卿考五官之卿以六官之卿考六官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斯其義雖周公復起不能易也至於考儀禮補傳義正禮記而又更定主制諸篇以修二禮遺逸斯又其獨斷也自向歆父子以還考三禮者衆矣有能總挈衆論更立體要如太史公所述豈可多哉宣守南海陳俊雅志好古願亟刊布之東平君乃走數百里索予爲序

黃虞稷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正德癸酉舉人翰林院待詔所纂周禮六卷周禮傳二卷儀禮及附傳十七卷儀禮逸經四卷儀禮餘八卷禮記十二卷

李氏黼二禮集解

十二卷

存

黼自序曰禮有三周禮儀禮禮記是也說者謂周禮儀禮並周公之所作而禮記漢儒之所輯也朱子嘗曰周官一

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是其義疏耳深恨當時廢經用傳著儀禮經傳通解惜乎未及筆削以詔萬世慨自三代之後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幸存者周官五篇儀禮十七篇而已可終廢哉方今聖天子在上大有作爲於是二經獨致意焉將以頒諸學校而用之科目與禮記並行於世誠一代斯文之幸顧是二經自鄭賈注疏之後皆爲後儒所淆亂於周禮乃取五官以補冬官之缺而五官中又互有變更儀禮凡記文其附在後者取以足經不備之義今悉錯之於前及其所注皆襲鄭賈注疏之舊雖畧有增損而無所發明惟吳興陳君復周禮集說秦溪楊信齋儀禮圖頗得其詳亦非成書補自蚤歲竊有志於是而未有所得研

覃精思竭平生之力粗知一二敢於是書重加訂正凡周禮五官之全文考工記之補亡儀禮十七篇與夫記者之先後次第一復注疏之舊合二禮爲一總名之曰二禮而所集之解更考注疏及求先儒議論間有文義之未屬者竊以己意通之仍從周禮陳氏集說以官名各置本章之首儀禮楊氏圖以逐節各分逐章之後庶是經無淆亂之病學者無難讀之患將欲獻之於上以副聖朝制作之意第草茅賤士不足以究其業尚當取正於有道使一字一句一條一節皆至當歸一大闡聖經精微之蘊無愧於諸儒五經之解而後可也

陸元輔曰李君所解皆集諸家之說而間有出已獨見者今載一二條於左以見梗槩於天官冢宰曰黼按治官之

屬自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與焉除太宰卿與府史胥徒其餘六十二人自宮正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即此上中下士也無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項官也後五官倣此又按六官之屬大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卿各一人凡六人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中大夫各二人宰夫卿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下大夫各四人合司空凡三十六人上士各八人合司空凡四十八人禮記謂天子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此多寡不同恐非周制今未之考也

黃虞稷曰合周禮儀禮爲一集諸家之說間出已見以解之黼嘉靖間無錫人

衣氏仁三禮穴法

未見

仁自序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周禮聖人見諸行事之書也古聖人所以叙彝倫範民物者所存惟此耳予謂乾坤既列禮制斯行聖人因民之蚩蚩而列爲章服物采以教之其儀章可陳也其制度可測也其精神統會若藏之有穴者則不盡於是也懸崖峻嶺千里獻奇而其穴乃在一席之地前不可後不可左不可右不可深不可淺不可一得其中正而千里氣脈舉羅括無遺矣是禮也經於五倫散於萬物極之三千三百之繁豈無要會哉竊謂三禮之穴總在一中中者何喜怒哀樂未發者是也聖人因喜而

爲吉禮因怒而爲軍禮因哀而爲喪禮因樂而爲賓嘉之禮然皆末也非所謂未發也識情未動廓然太虛斯爲未發之中故不著喜怒哀樂之情然後可以行吉凶軍賓嘉之禮予彙三禮爲一帙隨文演義頗涉支離而總之以中爲本領世之人忘禮之所自起徒見先王所制之迹遂執章服物采目之爲禮既已大謬矣沿習既久典禮盡湮舉章服物采之粗迹亦顛倒泯滅不可復識則三經所存者乃空谷足音可喜不可厭也雖隨文演義亦烏可以支離少之

李氏 經綸 三禮類編

三十卷

存

經綸自述曰禮經類編首大學次曲禮次儀禮次周官次通傳後中庸凡三十卷正記二十九卷一百二十四篇外記一卷

陸元輔曰經綸字大經南豐諸生其書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綱目而引經傳之文以實之書成未刊行侯學使炯曾購得抄本歸予於嘉定兵後從書肆得之

鄧氏 元錫 三禮編繹

二十六卷

存

元錫自序曰三禮本曲禮儀禮周禮而名余聞之李大經云經先曲禮曲禮禮之本也蓋德性之精微中庸畢具故致曲者知微者也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王以訓齊天下

爲之冠以重成人爲之昏以合二姓爲之鄉飲射以教德  
讓爲之喪既夕虞喪服以哀死亡爲之郊社饗饋以饋鬼  
神其親邦國之交秩上下之禮又爲朝覲聘問焉以將之  
此其行有時其用有地是儀法之大者而治要在論官故  
周禮建冢宰以儀天建司徒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  
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  
幹事蓋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彝以興王治者也韓起  
適魯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以聖人之  
道盡於禮也戰國諸侯惡其害已經用播絕自孟子未之  
及見斯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冬官  
得考工記附經後高堂生實始傳儀禮僅十有七篇大小  
戴次曲禮僅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既夕  
虞皆士禮大夫而上禮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有司徹則  
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饋饗皆廟事則  
郊社禮亡也禮大問曰聘聘使大夫則間於事相朝禮亡  
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  
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頰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  
嗚呼周禮亡而朝燕官守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  
人道或幾乎息矣予讀禮手錄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  
爲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古今異宜難施行者爲下  
篇其儀禮本古經爲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爲傳傳  
錯見他說中者摭取之爲外記凡經十七篇傳十七篇記  
各附其篇終周禮經仍五篇考工記類附於後自爲篇匪  
曰銓訂庸便誦服云

吳氏繼仕三禮定正集註

六十卷

未見

柯氏尚遷三禮全經釋原

未見

尚遷自序曰三代聖人其所施憲度皆可制爲經常之典  
今考其爲治之迹垂於後世者其書曰周禮曰儀禮曰曲  
禮皆周公之所筆削兼三王之舊章而立教者也周禮彌  
綸天地之道裁制萬物之宜以經理天下儀禮制節人道  
之大使得其序曲禮於彛倫日用之常立其當然之則使  
人循行而不可須臾失焉斯三者皆於物我同體之中辨  
其異以合於同制其違以達於順則文武雖亡而道存矣

此周公之心也至宋邵子以易詩書春秋各得四時之府  
而禮樂則以配陰陽而升降污隆於四府之間是三禮非  
四經比也四經明其理三禮行其事然四經明理之書解  
義或偏未即害事三禮致用之本臆見穿鑿施之政治必  
致破壞天下流毒生民豈不尤難於四經也乎愚生也後  
不獲大儒面命居僻海隅考究乏籍但以世所通傳者誦  
習時有新得掩卷而嘆以正經不亡但爲儒者紛亂遂慨  
然有復全經之志乃於周禮則削去移官之論以遂人爲  
冬官經以証經而大典復悟鄉遂之職蕪府史胥徒爲在  
民舉教之官而鄉舉里選之法定授民以十二職取以三  
征而賦斂明井田只定一夫之經界萊易藪牧有制而土  
地均表司徒司空必以親民而民物得所以春官世婦掌

女宮加男爵爲六宮傳母與內宰掌奄人內外通令而萬世無奄人女寵之禍表在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賦祿有等而官制明明簡稽之制有三番挑選之精而軍政舉五刑爲墨劓宮刑大辟唐虞三代不可廢而世道清明發大司樂三宮之制推明六代之樂辨天地各有分合祀之禮則禮樂興而神祇得所斯皆周禮大綱可復三代之舊者也儀禮則依朱子家鄉邦國王朝四綱以士之冠昏喪祭爲家禮相見射鄉爲鄉禮朝覲聘享燕食大射爲邦國禮而古經十七篇已備獨缺王朝之禮乃以宗伯五禮爲綱取諸官聯職行五禮之事者定其大綱附以記傳補吉凶軍賓嘉之禮則太史大祭祀朝覲會同執書讀禮協事之經雖亡可知其槩矣於戴記中表曲禮爲正經而內則少儀

皆統於曲禮玉藻文王世子乃曲禮之文散逸者聚而爲篇漢儒取首句爲之名此五篇乃遺經之幸存者乃以曲禮爲綱標以篇目分其經傳而類次之則三千之條可稽要皆彙倫日用執行天則者也又補學禮宗禮於末則曲禮爲經亦全矣全經既備其有古人傳述以翊經文之不及者則謂之記後賢發明其理者則謂之傳儀禮曲禮傳記必隨經文之後義相聯也周禮則純備古經法不雜也取禮記中王制月令明堂位內則中珍饌記外取逸司馬法考工記爲周禮內記取仲尼燕居哀公問孔子間居禮運禮器樂記爲儀禮通傳取表記坊記緇衣儒行爲曲禮通傳自此之外戴記所存盡附儀禮從朱子之意也經傳既定不揆愚陋釋之原之釋則博采先儒以參鄙見周禮

幽微廣遠聖人精意所在則章爲之原焉儀禮文辭高遠  
執禮協事之書則分章附記注釋之外錄甘泉湛子之測  
不別作原曲禮言近指遠則考古注而詳釋之其有一得  
要義所在或按或原以別之忘寢忘食殆三十載而後先  
王制禮聖人垂訓之意復明於天下晚歲留滯南都文獻  
所萃乃以舊業重新釐正刪繁剔繆繕寫成書藏之名山  
以俟後之君子

陳氏與郊三禮廣義

未見

鄭氏失名三禮名義疏

宋志五卷

佚

亡名氏三禮大義

隋志十三卷

佚

三禮雜大義

隋志三卷

佚

三禮圖

宋志十二卷

佚

三禮圖駁議

宋志二十卷

佚

二禮分門統要

宋志三十六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五終

門人贛縣劉時通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禮 四

石渠禮論

隋志四卷

佚

漢書戴聖以博士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

隋書戴聖撰

王應麟曰論石渠者戴聖韋元成聞人通漢

漢石渠議奏

三十八篇

佚

陳普曰石渠虎觀皆一人臨決豈一人之見獨高於天下乎

按孔氏詩禮正義及後漢書志注每引石渠禮議然多係節文惟杜氏通典差具本末今載於後一曰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一曰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

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玄成議是一曰宗子孤爲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傳曰因殤而見孤也男二十冠而不爲殤亦不爲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爲宗子者無父乃得爲宗子然爲人後者父雖在得爲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爲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

者別衣服也聖又曰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可乎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爲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一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大夫之臣爲國君服何戴聖對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當總纁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爲國君也聞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爲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聞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士齒是庶人在官也官從庶人之爲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

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爲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郎臣臨待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爲有接見義一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一曰經云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沒者爲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何戴聖云惟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

之子爲文惟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  
宣帝制曰爲父母周是也一曰問父卒母嫁爲之  
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  
爲父歿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周  
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  
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  
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一曰問夫死  
妻稚子幼與之之人子後何服韋玄成對曰與出  
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爲子無絕母應三年一曰大  
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  
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  
子爲文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夫夫在  
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爲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  
長子一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  
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  
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  
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  
聖議是也一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君子子者  
貴人之子也爲庶母小功以慈已加也戴聖對曰  
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大夫之嫡妻之子養於貴  
妾大夫不服賤妾慈已則總服也其不言大夫之  
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一曰喪服小記  
日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  
者除喪則已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

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為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不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義不可以除一曰為乳母總以名服也大夫之子有食母問曰大夫降乳母耶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皆降乳母以上諸條當日群臣議奏帝臨親決漢制具存

景氏 鸞 禮略

隋志二卷 不著姓名

佚

後漢書鸞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

范氏 審 禮雜問 唐志作禮論答問

隋志十卷 唐志九卷

佚

禮問

唐志九卷

佚

吳氏 商 禮難

七錄十二卷

佚

禮雜義

七錄十二卷

禮議雜記故事

七錄十三卷

佚

隋志晉益壽令吳商撰

何氏 承天 禮論

隋志三百卷

佚

王方慶曰晉末禮樂掃地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  
宋何承天纂集其文為禮論

禮釋疑

七錄二卷

佚

徐氏 廣 禮論答問

隋志八卷 又十三卷又二卷殘闕七錄十一卷

佚

阮孝緒曰徐廣撰禮答問五十卷

任氏 預 禮論條牒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宋太尉參軍任預撰

禮論帖

隋志三卷 七錄四卷

佚

答問雜儀

隋志二卷

佚

禮論鈔

唐志六十六卷

佚

傅氏隆禮議

七錄二卷 唐志一卷

佚

隋志 宋 祿大夫傅隆議

周氏 續之 禮論

佚

宋書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居豫章建昌縣通五經并  
 緯候閑居讀老易入廬山時與劉遺民陶淵明謂之潯陽  
 三隱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徵太  
 學博士並不就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  
 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  
 禮賜甚厚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  
 阼復召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  
 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  
 精奧稱為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云  
 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

庾氏蔚之禮論鈔

隋志二十卷

經義考通禮

佚

禮答問

隋志六卷

佚

何氏 佚之禮答問

隋志十卷

佚

禮雜問答

隋志十卷

佚

王氏 儉禮論要鈔

隋志十卷 七錄三卷

佚

禮答問

唐志作禮雜答問

隋志三卷

唐志十卷

佚

禮儀答問

隋志八卷

唐志十卷

佚

荀氏

萬秋

禮論鈔略 唐志作禮雜鈔略

七錄二卷

佚

隋志齊御史中丞

丘氏

季彬

禮論

經義考通禮

卷一百六十六

七錄五十八卷

佚

禮議

七錄一百三十卷

佚

禮統

七錄六卷

佚

隋志齊尚書儀曹郎

樓氏幼瑜禮掾遺

三十卷

佚

南齊書東陽樓幼瑜著禮掾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

周氏捨禮疑義

唐志五十卷

佚

賀氏瑒禮論要鈔

隋志一百卷

佚

郭氏鵠禮答問

七錄四卷

佚

戚氏壽雜禮義問答

唐志四卷

佚

褚氏暉禮疏

一百卷

佚

張昺曰褚暉字高明吳郡人隋煬帝時為太學博士

董氏勛問禮俗

隋志十卷

佚

董氏子弘問禮俗

隋志九卷

佚

王氏通禮論

十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禮論二十五篇列為十卷

賀氏述禮統

唐志十二卷

佚

王氏方慶禮雜問答

唐志十卷

佚

劉肅曰方慶博通群書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答

李氏敬立禮論

經義考通禮

卷一百六十六

九

唐志六十卷

佚

陸氏質類禮

唐志二十卷

佚

丁氏公著禮志

唐志十卷

佚

杜氏肅禮略

唐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櫟陽尉杜肅撰采古經義下逮當世

概舉沿革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禮略云

張氏頻禮粹

唐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唐寧州叅軍張頻纂凡一百三十五條直抄崔

氏義宗之說無他異聞

鄭樵曰張頻禮粹出於崔靈恩三禮義宗有三禮義宗則

禮粹為不亡矣

李氏公緒禮質疑

五卷

佚

何氏洵直禮論

宋志一卷

佚

陳氏祥道禮書

宋志一百五十卷

存

鄭氏鼎新禮樂舉要

佚

禮樂從宜集

佚

聞書鄭鼎新字中實仙遊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尋通判處州鼎新少受業黃幹之門而與楊復游嘗考究禮書成編名曰禮樂舉要又撰禮樂從宜集

陳氏普禮編

佚

普自序曰自五霸以來至今天下豈無小康之時至於人倫盡廢喪紀掃地若七國爭王之日秦人坑焚之餘東西兩漢知力把持之末魏晉齊梁老佛之餘唐人室弟之妻父之妻子之婦強藩孽豎恣睢憑陵之極宋王安石廢罷儀禮毀短春秋之後生人之禍皆蚩尤以來所未有者蓋自軒轅迄於東遷其間雖有有扈有窮桀受之惡甘野鳴條孟津之戰而未嘗有千里流血空谷無人百年荒艸若夫七雄劉項之兵赤眚黃巾黃巢武氏祿山五胡女真之毒則以億兆為艸管連數千里朱殷數百年為狐兔之墟蓋民不見禮樂不明於君臣父子兄弟之義無事則苟以相

與有亂則起而相食而復加以農田不井國土無制有生  
之類無安土之心而衣冠搢紳之士無倚桐梓漆爰伐琴  
瑟之謀其末勢之所趨固宜然也桓桓晦翁崛起南夏首  
發明四書以開人心次取周公殘經諸儒傳記脉尋彙別  
畝濬川疏志欲開來世之太平决于載之積否天不憖遺  
未就而歿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久在師門熟聞講貫繼志  
喪祭二篇天叙天秩經曲略備而王安石之烈未熄科舉  
之士至今百年無有以其書為意者曲臺已隔古今鹿洞  
復就蕪歿可為天地人倫之嘆夫秉彝之文歷劫不滅而  
品裁萬物扶植綱常之具無一日不在我知書識字朱方  
斷石湘山薛文不倦購訪而周公遺典尚存有緒又賴先  
覺開端發明忍復委之榛莽不問普深山狂簡不學寡聞  
年十五六讀曲禮少儀知愛之而淪於時俗科舉之習三  
十四始脫時文而患難屢貧東西奔走頗聞熊去非自  
少用心禮樂而貧踪賤武合并良難丁酉歲受平山劉純  
父之招始見去非於山中書冊填坐屢空晏如覽記浩博  
會欲求輔於朋友備書冊闢室堂廣談論取晦翁黃楊之  
書修補以示方來而未就也顧予雖志求古而未嘗涉晦  
翁黃楊之藩輒用去非成規更為求要質鬼神告白知友  
共取十七篇注疏及晦翁所釐三十五卷勉齋信齋喪祭  
二禮及圖循去非熟路詳加考訂重為比類仍合三君子  
凡所經歷採摘經傳史籍開元寶政和通典會要令律諸  
書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家鄉邦國朝廷當行之禮當用之  
器具列大經小紀溯源循流斟今酌古要之不拂於性命

之理不失於先王周公之意不背夫子春秋之旨不孤晦  
翁拳拳經世之心使其行之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躋盛治  
致四靈愈千載之痿痞定爲天地一常經古今一通義得  
爲者用之於身行之於家不得爲者藏之以待用而復以  
其餘力凡有名數備度分事物若天文地理建國設官井  
田兵刑等事各加研覈務盡見其本末亦各草爲一書以  
待賓興豈不愈於掇浮詞吟空詩作燕語敝其賦予之厚  
於有損無益之薄物絕學之繼庶其在此當仁則爲無所  
辭避致思以起之不倦以終之如其有成當獲陰相亦不  
虛生世間矣

許氏判禮圖

未見

呂氏補禮問內外篇

二卷

未見

吳氏嶽禮考

一卷

存

洪朝選序曰少宰望湖吳公示余以手編吉凶禮凡五曰  
士相見禮曰士冠昏喪祭禮引儀禮禮記經文於前附已  
意訓釋於後合而名之曰禮考蓋禮之文多至於三千三  
百公特取其切於士庶人家日用之近者以爲維世導俗  
之助耳余謂禮者緣人情而爲之者也宜人之情所由在  
禮則所好在禮顧今之人情不喜禮又姍笑行古禮者何

歎此無他古禮淡俗禮華古禮繁俗禮簡以其厭淡喜華之心而便於苟簡自恣之習又焉得不以古禮爲桎梏以行古禮之人爲怪異也雖然使人反求於其心之所不安者即而思之吾知必將以其不喜古禮者而不喜俗禮以其姍笑行古禮之人者而姍笑俗人也天下之事患無有倡而興之者耳有人焉排流俗以倡明古道而無人和者余不信也今少宰公既首倡之矣諸君子有不同然和之者乎爰命刻於藩司用觀古禮之行自齊魯始

唐氏伯元禮編

二十八卷

存

伯元自序曰禮者何儀禮與大小戴記也編者何上一編中編下編也禮一也而上中下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古稱五典五典者禮之所自出也故上編冠喪祭俗謂四禮四禮者人道之終始也故中編禮者性之德也道問學所以尊德性傳不云乎待其人而後行夫禮論者學禮之方而行禮之人也故下編編一也多至十卷少或八卷者何言容服食稱謂餽遺卜筮莫不有動作威儀之則所以身範物先而綱維五典也故以繫之上是謂上編十卷鄉飲酒鄉射投壺覲禮燕禮聘禮猶乎四禮之非時莫行也非力莫舉也故以繫之中是謂中編十卷禮得則樂生故次樂論禮樂備而天下治故次治論治本學學本道也故次學論次道論其煩簡一因乎舊文要之學禮焉耳矣故以繫之下是謂下編八卷夫三編者三才之義也二十

八卷者列宿之義也其意則出於偶合而非有意於其間也然此三禮也不有周禮乎何遺之也曰周禮周官也非爲禮也且全而無容編焉其采及家語荀子諸書何也大戴舊所采有醇有疵有詳有畧而吾折衷之者也其儀禮或采或否何也所備者士禮所不備者諸侯大夫之禮也備小戴而漏大戴何也子曰吾從周小戴時王之制而今之同文也故不敢以不備也夫儒者於三禮代有訂正其最著者莫如紫陽夫子與近代湛元明氏今所傳儀禮二禮分經分傳亦既詳乎其言矣而子異之何也小戴零星錯落大戴掛一漏百倘非比類而分則次第不可得而考也是故可以經則經可以傳則傳是編與二書同也分節而七其類就類而分其次重復者有刪殘斷者無遺錯亂者就緒則是編也竊取焉而不敢辭其僭妄之罪也編始於壬辰訖於丙申凡五載半屬司封司銓之暇時或破冗爲之急在成編而不暇盡詳其歸趣若曰倘其體裁便於覽觀不至開卷而茫然使初學之士可讀好古之君子可考也雖有未盡之編猶可以俟後賢於異時庶幾禮教藉以不墜則是編之大指也

亡名氏禮論鈔

隋志六十九卷

佚

禮論要鈔

隋志十卷

佚

禮雜問

隋志十卷

佚

禮雜答問

隋志八卷

佚

禮雜答問

隋志六卷

佚

禮樂議

隋志十卷

佚

禮秘義

隋志三卷

佚

禮類聚

唐志十卷

佚

禮論區分

唐志十卷

佚

禮論鈔略

唐志十三卷

佚

通禮

通禮義纂

佚

按通禮義纂不見於隋唐志未詳誰氏所作大平御覽每引之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六終

門人建昌鄒士扶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樂

樂經

隋志四卷

佚

漢書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

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應劭曰周室陵遲禮崩樂壞重遭暴秦遂以闕亡

經義考樂

卷一百六十七

沈約曰秦代滅樂樂經殘亡

劉勰曰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瞽師務調其器君子宐正其文

王昭禹曰周禮雖出於武帝之世大司樂一章已傳於孝文之時

胡寅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爲禮經指樂記爲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

章如愚曰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制氏世爲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得於竇公者惟周宮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獻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爲樂漢學之述古者止於此而已

王應麟曰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  
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爲樂經書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  
鷓鴣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續漢  
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

葉時曰世儒嘗恨六經亡樂書然樂不可以書傳也何則  
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  
詩也者其作樂之本與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詩  
則無樂矣韶至齊而猶聞必韶樂之詩尚存也濩至魯而  
猶見必濩樂之詩未泯也觀乎周之太師掌六律六同五  
聲八音以爲樂而必教以六詩瞽矇掌鼗鼓祝敔簫管則

必諷誦詩此則詩之所以爲樂也太師曰大祭祀帥瞽而登歌此登歌之有詩也鐘師則以鐘鼓奏九夏此鐘鼓之有詩也籥章則掌歛豳詩豳頌此歛籥之有詩也祭祀則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是祭樂有詩也大射則王以騶虞爲節諸侯狸首大夫采蘋士采芣是射樂有詩也凡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芣車亦如之是車行有詩也學士歌徹則徹樂亦有詩軍獻凱歌則凱樂亦有詩四夷聲歌則夷樂亦有詩至如大司樂奏六律則歌大呂歌應鐘歌南呂歌函鐘歌小呂歌夾鐘是十二律皆有詩歌也古人以詩爲樂詩存則古樂傳詩亡則古樂廢今不以樂詩不存爲憾而徒以樂書不傳爲恨豈知先王作樂之本哉

吳澂曰經出於漢而樂獨亡

黃佐曰觀諸豫之象則雷出地奮即合樂之律自下而上可知矣觀諸夔之言則琴瑟下管即雲和孤竹之屬可知矣觀諸商頌依我磬聲則擊石拊石合於鳴球可知矣觀諸春秋萬入去籥則萬舞干戚本合英韶可知矣凡此皆大司樂成均之法也孰謂五經具在而樂獨無傳耶矧夫歌奏相命聲變成方雖謂之樂記之經可也

楊繼盛曰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恆必由之良可悲夫

徐師曾曰古有樂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辭句可讀

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焉

沈懋孝曰昔者仲尼正樂其時六代完音具在樂官如摯如干如襄如曠皆能習其鏗鏘鼓舞唱和抗墜之節大聖審音知樂第爲之釐次雅頌敝爾無更其舊也至孟氏時古之詩學幾無好而存之者其後樂經失傳士大夫縱能談說其義然精知者事著絕少所謂聲氣之元通於神明根之性初者邈然何莫求之

朱載堉曰古樂絕傳率歸罪於秦火殆不然也古樂使人收斂俗樂使人放肆放肆人自好之收斂人自惡之是以聽古樂惟恐卧聽俗樂不知倦俗樂興則古樂亡與秦火不相于也

按周官成均之法所以教國子樂德樂語樂舞三者而已樂德則舜典命夔教胄子數言已括其要樂語則三百篇可被絃歌者是樂舞則鏗鏘鼓舞之節不可以爲經樂之有經大約存其綱領然則大司樂一章即樂經可知矣樂記從而暢言之無異冠禮之有義喪服之有傳即謂樂經於今具存可也

### 樂記

漢志二十三篇

闕

漢書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

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寢以益微

葛洪曰竇公庸夫年幾二百

孔穎達曰公孫尼子次撰樂記通天地貫人情辨政治又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蓋十一篇今雖合此略有分焉餘十二篇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王昭禹日記有樂記樂之傳也非經也樂記作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儒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是也

熊朋來曰樂記中有與易大傳文相出入其他論禮樂多有格言能記子夏子貢賓牟賈問答此必出於聖門七十七子之徒所記也 又曰樂記本十一篇今禮家仍分十一章觀其以子貢問樂一句附贅章末即其篇名矣依正義序次分爲十一章一曰樂本凡音之起至王道備矣二曰樂論自樂者爲同至與民同也三曰樂禮自王者功成作樂至聖人曰禮樂云四曰樂施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五曰樂言自民有血氣至君子賤之也六曰樂象自凡姦聲感人至所以贈諸侯也七曰樂情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也至有制於天下也八曰魏文侯自魏文侯問於子夏至彼亦有所合之也九曰竇牟賈自竇牟賈侍坐至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十曰樂化自君子曰禮樂

不可斯須去身至禮樂可謂盛矣此章五十八句重出祭  
義十一曰子貢問師乙自子貢見師乙至子貢問樂此章  
吾子自執焉以下多脫辭孔疏依史記改正

吳澂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  
其書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誦讀記識故秦  
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  
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  
三篇內之十一合爲一篇蓋亦刪取要略非全文也  
徐師曾曰漢興制氏世爲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  
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當是古來流傳文字  
而河間獻王實纂述之非成於漢儒也

河間獻王劉德樂元語

佚

按白虎通德論引樂元語文云受命而六樂樂又  
云東扈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扈之樂持羽舞  
助時養也西扈之樂持鼓舞助時殺也北扈之樂  
持干舞助時藏也漢書食貨志引樂元語文云天  
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不貳價四民常均

黃氏裳樂記論

一篇

存

邵氏困樂記解

一卷

存

金氏履祥考定樂記

一卷

未見

柳貫曰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實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為章總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為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為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乎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

劉氏濂樂經元義

八卷

未見

呂氏栴大司樂考

十卷

未見

黃氏佐樂記解

十一卷

存

朱氏載堉樂經新說

三卷

存

載堉自述曰按漢時竇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周官大司樂同然則樂經未嘗亡也樂官之屬凡二十分作三類其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此四官為一類蓋大夫士之曉樂者而為國子之師若伶倫后夔輩是也禮記所謂大司成疑即此官也樂師疑即樂正也大胥大學長也小胥小學長也大師小師瞽矇眡瞭此四官為一類蓋皆無目之人及有目而不甚明者若師曠師冕輩是也典同以下則又皆有目者凡官皆受命於天子自下而上以受命次序多寡

為尊卑周制一命謂之下士二命中士三命上士四命下大夫五命中大夫此大司樂為中大夫自下而上第五等也每官有正有副其長若干員其佐必倍之若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則樂師下大夫四人乃其佐也樂師又有佐焉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是也籥師籥章當在鞀師之上疑錯簡云

李氏文察樂記補說

二卷

未見

黃氏積慶樂經管見

二卷

未見

瞿氏九思樂經以俟錄

六冊

存

本按瞿氏論樂史學遷序之雖經鏤板然卷帙未定非完書也

張氏鳳翔樂經集注

二卷

未見

鳳翔自序曰禮樂至周而大備周禮大司樂文則周公所手著也漢初魏竇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大司樂合而學士大夫率沿為禮家言無專學也古學庸存於戴記至程子始尊信表章而古者由學入道之大法始賴以存古樂經

亡而周公所著經固存於世觀大備於成周而樂其可知也愚竊取程子之意乃表而出之俾專於樂者考焉

陸元輔曰堂邑張鳳翔輯述周禮大司樂以下諸官而為之注末以小戴禮樂記篇附焉鳳翔中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軍務加太子太保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七終

弟子吳縣楊繩武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一

春秋古經

漢志十二篇經十一卷

注公羊穀  
梁二家

存

卜子曰有國家者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 又曰仲

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

女子

女汝同不  
知其名

曰以春秋為春秋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鑒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魏齊曰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

孔鮒曰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名焉

董仲舒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又曰春秋上明先王之道下

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又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又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又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又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司馬遷曰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又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劉向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患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 又曰春秋紀國家存亡以察來世

閔因曰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揚雄曰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

春秋演孔圖曰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

春秋握誠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又曰春秋經文甫三聖之度

春秋命歷序曰孔子治春秋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歷正之 又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

孝經援神契曰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為限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為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為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為一世

孝經鈎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又曰春秋策二尺四寸書之

班彪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班固曰古者右史記事為春秋

王充曰春秋之經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 又曰

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素相之事也

賈逵曰春秋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

服虔曰春秋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趙岐曰周衰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

阮籍孔子贊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  
劉熙曰春秋者春秋冬夏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也

賀循曰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

郭象曰春秋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眾人

葛洪曰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

孫盛曰仲尼修春秋列三統為後王法

姜岌曰仲尼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

盧欽曰孔子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

賀道養曰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

顏延之曰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衰王春秋為上任昉曰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

隋書經籍志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

顏師古曰春秋孔子約史記而修之也天有四時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錯互舉之包十二月而為名也

賈公彥曰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徐彥曰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孔子未修之前已謂之春秋矣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為春秋非獨魯也

李楠曰春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易之不可泥於象數也孫復曰春秋有貶而無褒

劉彝曰古者編年之史皆曰春秋仲尼未作已列為經矣蘇軾曰孔子因魯史為春秋一斷以禮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

程伯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

劉安世曰讀春秋者以為公穀左氏三家皆不可信而吾於數千載後獨得聖人之微意嗚呼其誣先儒後世之罪大矣

王觀國曰前漢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蓋古本春秋經自為一帙至左氏作傳三十卷自為一帙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乃分經之年而居傳之首於是不復有古經春秋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也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止孔丘卒蓋小邾

射不在三叛人之數則自小邾射以下皆魯史記之文孔子弟子欲記孔子卒之年故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也顏氏家訓曰春秋絕筆於獲麟而經稱孔子卒顏氏以此爲疑蓋非所疑也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春秋書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傳曰再赴也蓋惟孔子不知陳侯卒在何日因其再赴故書甲戌己丑二日從魯史之文也又威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五無月日者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而左氏無傳蓋亦經之闕文也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傳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

左氏亦言夫人氏而不言姜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姜字矣孔子作春秋不應書夏五郭公夫人氏而已蓋孔子卒而後闕其文也左邱明與孔子同時又爲魯太史魯史記盡在太史則左氏於傳豈不能補正之而於傳亦闕而弗補者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後傳始作也前漢藝文志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物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故論本事而作傳審如此則邱明親受孔子之旨也然以闕文校之則漢志之言復窒而不通蓋班固之言未可深信耳

葉夢得曰莊子記孔子欲藏書周室與子路謀子路告以老聃免藏史歸居請試往因焉孔子見聃不許乃繙十二經以說學者或以十二經為春秋

鄭樵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黃叔敖曰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也

胡安國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周孚曰聖人之經其所以為名皆因舊而不改易之為易書之為書詩之為詩聖人未出其名固已如是至於春秋則猶三經也晉謂之乘楚謂之檇杞魯謂之春秋編年之書也錯舉四時以為之名聖人何加損焉且聖人之所以為後世戒者在其所書之事而不在其名也

朱子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

項安世曰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故亂臣賊子懼焉非也夫名之善惡足以懲勸中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與君且不顧又何名之顧哉且弑逆之罪夫人知之非必孔子書之而後明也莽卓操昭之罪不經孔子之筆而閭巷小人至今知其為亂臣賊子也謂一書生操筆書之而能生其懼心者此真小兒童之見也曰然則孟子之言非與曰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兵權惡世卿禁外交嚴閨閫是一統非二政凡所謂杜賊亂於未然

者其理無不具也誅賊亂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也此義一明亂臣賊子環六合而無所容其身此春秋之所以作而姦雄之所以懼也

葉適曰諸侯之爲日存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此晉人之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此楚人之言春秋也韓宣子所見孔子所修左氏所傳此魯之春秋也然則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當是戰國時妄立名字上世之史固皆名春秋矣

劉克莊曰春秋史克之舊文也 又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何以懼曰事未形而誅心誅意所以懼也夫子身爲匹夫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與亂賊何以異乎然則春秋天子之事何也曰所謂天子之事者夫子以敬王爲心

故春秋所紀皆尊君抑臣尊王抑霸尊內抑外書書此也謹諱此也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又曰孔子作春秋所以救周禮之壞也田制壞而春秋以稅畝田役書軍賦壞而春秋以邱甲三軍書三時之役不均而春秋以城築書九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大蒐大閱書救荒之政不備而春秋以來朝來聘書司徒之封疆廢而春秋以歸田易田書太史之告朔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司烜之火禁不修而春秋書宣榭火保章失其官而春秋書日食書星孛職方失其官而春秋書彭城書虎牢圓邱之典不興而春秋以下郊書以猶三望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宮書以躋祀書婚姻之禮失而春秋以夫人孫齊季姬歸鄆書貢獻之禮失而春秋

以家父求車毛伯求金書典命之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天王使來錫命天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皆權衡於一字之微而救禮經三百之壞也

王應麟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檣杙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呂大圭曰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世之盛也天理明人心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為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為是非孔子之作春秋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來世而已蓋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聖人因而明之則固有犁然當於人心者彼亂

臣賊子聞之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倏然自省之頃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自世儒以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彼徒見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書氏或不書氏於是為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氏者褒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褒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夫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賞罰之柄夫子本惡天下

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爲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擅天王賞罰之權乃夫子推而予之則是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欲尊聖人而實背之或謂春秋爲聖人變魯之書或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殷輅周冕虞韶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繆妄之論夫四代禮樂孔子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魯人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修於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妄相傳襲其爲傷教害義於是爲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旣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

馬端臨曰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

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爲蔑公穀以爲昧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昧乎築郟左氏以爲郟公穀以爲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郟乎曰微乎會于厥慙公穀以爲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慙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關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爲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嗣

生是也其餘雖世擅國政如季氏之徙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鄆邑大夫之子耳魯史云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入者攬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趙孟何曰春秋天子之事乃繼天立極之事後世以褒貶  
賞罰為天子之事者失之  
袁桷曰以褒貶論春秋解經者失之作史者祖之則益失  
其旨矣

黃澤曰孔子刪詩書正禮樂繫易是述惟春秋可以言作  
又曰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贊見得  
魯之史與諸國迥不同也 又曰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  
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於策須先稟命於君然後書如此  
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又書則皆在太廟如孟獻子書勞  
于廟亦其例也據策書事體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

國文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蓋當時  
史法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欲乘此機託之以正  
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修  
改史官若不稟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  
與太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為不然則所正之樂  
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  
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  
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  
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  
於史官先稟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也 又曰史記事從  
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  
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

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大抵聖人未嘗不  
褒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 又  
曰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為例隱  
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為說 又曰春  
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卻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  
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正自顯然易見  
梁寅曰六經惟春秋以書事而寓王法往往多微旨非有  
所授受罕能灼知其意者

鄭公曉曰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麟至  
杜說是也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數之纔得萬八  
千字李氏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書孔子生  
左氏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王守仁曰春秋其實皆魯史舊文也筆者筆其舊削者削  
其煩也

陸深曰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闕大惟其簡嚴故立  
論易刻惟其闕大故諸說皆通聖人筆削之旨隱矣事按  
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讀春秋之要法  
陸樹聲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  
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為孔子作春秋擅二百  
四十一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賞刑罰之柄  
矣夫臣無有作福作威孔子嘗述之書矣而乃身自犯之  
乎

郝敬曰春秋一書千古不決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  
疑之也仲尼原筆之舊史不傳矣左氏撫拾遺文闕略未

經義考 卷一百六十八  
備可據纔半耳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說  
春秋者幾同射覆矣

徐三重曰春秋者萬世理義是非之權衡詩書之法律也  
先儒以為須先識理義方可看春秋而王介甫目為斷爛  
朝報不以列於學官其不識理義可知

顧炎武曰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  
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  
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  
周之盛朝觀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  
古之良史也自隱公以下世衰道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  
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  
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  
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  
之不存也

毛奇齡曰曩時春秋記事而已夫子之春秋則但志其名  
而不記其事蓋志簡而記煩簡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煩  
則書之於策謂之策書夫子修春秋第修簡書而左邱明  
作傳則取策書而修之 又曰春秋始魯隱公竝無義例  
或曰以平王東遷而王室卑也夫平王東遷在魯孝公二  
十七年又一年而魯惠公立是魯惠之立正當平王遷洛  
之際且在位四十六年正與平王之五十一年相表裏乃  
舍惠公不始而反始於平王四十九年垂盡之隱公無是  
理也若曰春秋本據亂而作則亂不自隱始也以為王室  
亂邪則戎狄弑王當始孝公以為本國亂邪則伯御弑君

當始懿公以爲列國亂邪則晉人連弒其君當始惠公乃舍懿孝惠三公不始而始隱公何也至於公羊以隱公讓位爲賢曰春秋善善長當從善始穀梁以隱成父之惡爲惡曰春秋惡惡之書當從惡始則又誰得而定之蓋春秋魯史也或隱以前亡其書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則修之爾若夫夫子作春秋之年則司馬遷謂孔子厄陳蔡時作在哀六年左氏說謂孔子自衛反魯遂作春秋則在哀十一年而公羊說則謂孔子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則又在哀十四年總是揣摩之言不足據者若其云受端門之命則見戴宏解疑論此後世緯學不足信夫獲麟作書本屬不幸而反以爲夫子受命之符瑞無稽之言吾不取焉

百國春秋

佚

墨翟曰吾見百國春秋 又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舍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拆脊殪車中伏歿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殺我而不辜死人無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

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  
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  
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祐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揖  
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  
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汝爲之與意鮑  
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襁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  
辜特爲之株子舉揖而橐之殪之壇上當是時宋人從者  
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齊莊君之時有所謂  
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斲齊君由謙  
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釋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  
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流血搃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  
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  
祧神而橐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  
不聞著在齊之春秋

按公羊傳有不修春秋則魯之春秋也周燕齊宋  
皆有春秋載在墨子合以晉乘楚檮杌鄭志百國  
春秋之名僅存其八而已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八終

弟子秀水徐 亭覆按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

左邱子 明 春秋傳

漢志三十卷

存

論語注左邱明魯太史

漢書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

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

嚴彭祖曰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

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

劉向曰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  
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  
張蒼

劉歆曰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  
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桓譚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傳多所遺  
失又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  
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  
十年不能知也 又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  
氏下至婦女讀誦

班固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  
足徵也穀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  
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  
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  
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  
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  
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王充曰春秋左氏傳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  
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  
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  
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  
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  
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  
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

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紕左氏得實明矣

賈逵曰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

鄭康成曰左氏善於禮

盧植曰邱明之傳春秋博物盡變囊括古今表裏人事

高祐曰左氏屬辭比事兩致竝書可謂存史意而非余史體

張曜曰左氏之書備序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

杜預曰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王接曰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

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時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邱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

賀循曰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范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

陸德明曰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又曰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采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孔子卒邱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

孔穎達曰漢武帝時河閒獻左氏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  
上書詆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見古文  
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  
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  
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  
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  
子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  
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詆公羊歆梁帝賜布五百疋又  
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  
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之學顯矣 又曰公羊  
之經獲麟即止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

劉知幾曰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

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  
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又曰邱明能以三十卷之  
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觀左氏之書為傳之  
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  
二傳夫以邱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竝生論才則  
同體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體殊  
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 又曰邱明授  
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檮杌等篇  
遂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  
殫見洽聞若斯之難也 又曰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  
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邱明用使  
善惡必彰真偽盡露向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

安得而詳哉然自邱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於是摯虞束皙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顛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為晉紀世稱實錄不復言非

啖助曰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出一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叙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

劉貺曰左氏紀年序諸侯列會具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

趙匡曰論語左邱明耻之丘亦耻之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云我則異於是竝非同時人也邱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爾

楊億曰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為證

劉敞曰左氏拘於赴告

崔子方曰左氏失之淺

黃晞曰左氏凡例得聖人之微

王哲曰仲尼修經之後不久而卒時門弟子未及講授是故不能具道聖人之意厥後書遂散傳別為五家於是異同之患起矣鄒夾無文獨左氏善覽舊史兼該衆說得春秋之事亦甚備其書雖附經而作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至於聖人微旨頗亦疎略而大抵有本末蓋出於一人之所撰述

程子曰左傳不可全信信其所可信者爾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曰左傳非邱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李之儀曰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盛衰存亡繫之孔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邱明隨事而解之炳若星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邱明與有力焉劉安世曰左氏傳於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

晁說之曰左氏之說專而縱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邱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又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

胡安國曰事莫備於左氏或失之誣

朱子曰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邱明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為邱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為淫誣不繫於聖非出於

左氏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謂邱明是夫子前人作春秋內外傳者乃左氏非邱明也諸家之說頗異又曰看春秋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意又曰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又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聖人據實而書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閒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

林栗曰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

呂祖謙曰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又曰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

盡之用矣又曰左氏傳綜理微密後之為史者鮮能及之

陳傅良曰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芻行溢岀皆所以解駁經義非自為書

胡寧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具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

鄭耕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葉適曰左氏有全用國語文字者至吳越語則采取絕少齊語不復用蓋合諸國紀載成一家之言惜他書不存無以徧觀也乃漢魏相傳以左傳國語一人所為餘人為此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訂正乃異事耳又曰公穀末世口說流傳之學空張虛義自有左氏始有本

末而簡書具存大義有歸矣故讀春秋者不可舍左氏二百五十餘年明若畫一舍而他求多見其好異也 又曰公穀春秋至獲麟而止左氏以孔丘卒為斷使無左氏則不知孔子之所終矣 又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左氏特舉此以見孔子攷史之義明其他則用舊文也

羅璧曰左傳春秋初各一書後劉歆治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杜預注左傳復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於是春秋及左傳二書合為一

呂大圭曰宗左氏者以為邱明受經於仲尼好惡與聖人同觀孔子謂左邱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作乃在

孔子之後說者以為與聖人同者為左邱明而傳春秋者為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楚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蓋秦人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 又曰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禮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觀其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偽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言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為愛君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曰惜也越竟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實者尤

多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為據矣  
家鉉翁曰昔者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其始春秋魯史竝  
傳於世學者觀乎魯史可以得聖人作經之意其後魯史  
散佚不傳左氏采摭一時之事以為之傳將使後人因傳  
而求經也左氏者意其世為史官與聖人同時者邱明也  
其後為春秋作傳者邱明之子孫或其門弟子也經著其  
略傳紀其詳經舉其初傳述其終雖未能盡得聖人褒貶  
之意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恃之以傳何可廢也  
吁使左氏不為此書後之人何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乎不  
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

陳則通曰公穀但釋經而已春秋所無公穀不可得而有  
春秋所有公穀亦不可得而無左氏或先經以始事或後  
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其事與辭過公  
穀遠矣宰喧歸謂二傳未有載惠公仲子之詳者左氏獨  
言之吾是以知仲子之為妾鄭伯克段二傳未有以發祭  
仲子封之言者左氏獨詳之吾是以知鄭伯之心此類有  
功於天下後世者不少微左氏吾奚以知春秋哉  
盛如棹曰左氏晦菴以為楚人項平父以為魏人  
程端學曰左氏傳及外傳或謂楚左史倚相作者近是謂  
左邱明者非也

黃澤曰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在史官者則邱明  
作傳在高弟者則一再傳而為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  
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閒有訛在高弟者則不見事實而  
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閒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酌

而論之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理閒有可觀則雖說得大公至正於經實少所益況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則春秋益不可曉矣 又曰左邱明或謂姓左邱名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其名愚謂去古既遠此以爲是彼以爲非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夫晉修春秋蓋是徧閱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始可筆削雖聖人平日於諸國事素熟於胸中然觀聖人入太廟每事問蓋不厭其詳審況筆削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夫子於此尤當詳審也又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嘗爲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歸魯以後知道不行始

志於此其作此經不過時歲閒爾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若是之速哉策書是事之綱不厭其略其節目之詳必須熟於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示學者則雖高第亦猝未能曉若在史官雖未能盡得聖人之旨比之不諳悉本末者大有逕庭矣故愚從杜元凱之說以爲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 又曰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時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閱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若此之篤 又曰穀梁多測度之辭當是不曾親見國史公羊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譌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有傳授自傳授之師已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又曰說

春秋者多病左氏浮夸然豈無真實苟能略浮夸而取真實則其有益於經正自不少豈可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惟不知左氏亦且不知經 又曰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為楚人此執一偏之說也周衰號令不及於諸侯事權多出於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今以載楚事詳遂謂之楚人其亦未深求其故祇見其可笑也

何異孫曰左氏善於考事而義理則疎公穀於義理頗精而考事則略左氏理不勝文公穀文不勝理左氏之得公穀失之公穀之得左氏失之

邵竇曰聖人因魯史而修春秋不以春秋而廢魯史春秋行而魯史從之矣然則魯史安在今之左傳是已何以謂之傳傳以附經左氏蓋修飾之

羅欽順曰春秋事迹莫詳於左傳左氏於聖人筆削意義雖無甚發明然後之學春秋者得其事跡為據而聖經意義所在因可測識其功亦不少矣

何孟春曰春秋史而經之書也學是經者必本諸史經以標義史以備事經義隱而史事顯左氏備事之書也仲尼作春秋邱明以聖人筆削義隱於事而次第其事傳以實之實之者顯之也所傳事皆有稽據先經後經原委究悉非後來公穀鄒夾四家空言者比而世之尊是經者顧與左氏立異口議流行又出四家之外何哉

羅喻義曰左氏原自為一書後人分割附經正如易之小象文言分隸諸卦宜還其舊

尤侗曰左氏之為邱明自遷固以下皆信之獨啖助趙匡立說以破其非而王介甫斷左氏為六國時人者有十一事據左傳紀韓魏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謚計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夫子謂左邱明耻之正亦耻之則邱明必夫子前輩豈有仲尼沒後七十八年正明猶能著書者乎詩有大小毛書有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六國時人豈無左氏必以邱明實之亦固矣

按孔子作春秋若無左氏為之傳則讀者何由究其事之本末左氏之功不淺矣匪獨詳其事也文之簡要尤不可及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視經文止益一周字耳而王為周王春為周春正為周正較然著明後世黜周王魯之邪說以夏冠周之單辭改時改月之紛綸聚訟得左氏片言可以折之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為復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為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為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邱也

弟子  崔 揚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

秀水 朱彜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三

公羊氏 高 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存

漢書注公羊子齊人

儒林傳武帝時瑕邱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  
論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  
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  
太子受由是公羊大興

司馬遷曰漢興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其傳公羊氏也

春秋說題辭曰傳我書者公羊高也

班固曰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王充曰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

賈逵曰公羊多任於權變

戴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鄭康成曰公羊善於讖

王叔曰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

荀崧曰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多可采用

范甯曰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

隋書經籍志後漢公羊與穀梁竝立晉時公穀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至隋浸微今殆無師說

陸德明曰公羊穀梁皆以日月爲例

孔穎達曰公羊穀梁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場士勛曰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興仲舒之義立

徐彥曰公羊穀梁出自卜商不題曰卜氏傳者子夏口授

公羊高至壽乃共胡毋生著竹帛胡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曰卜氏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啖助曰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 又曰二傳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說往往鈎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不近聖人夷曠之體

劉敞曰公羊牽於讖緯

崔子方曰公羊失之險

劉安世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真孔子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非孔子之意矣

晁說之曰公羊之失雜而拘

葉夢得曰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

胡安國曰例莫明於公羊或失之亂

朱子曰公穀是齊魯閒儒所著之書恐有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又曰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

胡寧曰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爲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

鄭清之曰稗官有紀公羊穀梁竝出一人之手其姓則姜蓋四字反切卽姜字也

羅璧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  
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為姜姓假託

王應麟曰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  
漱浣筍將踊為詐戰往黨往殆于諸累愆如昉梧脰之類  
是也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  
綱領之正嘗考公羊氏之傳所謂識緯之文與黜周王魯  
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  
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  
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又曰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  
疑引蒯賁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  
勾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

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顯之可也皆本  
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  
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則其謬甚  
矣 又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讐者無時  
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  
有功於聖經 又曰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儒  
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  
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吁何止百世哉  
黃震曰公羊釋經未嘗舍經而為之文雖不及左氏之核  
而明白則過之

呂大圭曰公穀左三傳要皆有失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  
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

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  
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郵遂  
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  
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也而  
公羊則以為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之後世有窮兵黷武  
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  
也而公羊則以為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  
奕棊者矣此其為害豈不甚於叙事失實之罪哉

家鉉翁曰聖人之作經也其大經大法所以垂示千載者  
門人高第蓋得之難疑答問之際退而各述所聞逮至暮  
年復以授其門弟子公穀氏其最著者也以為派出于夏

更戰國暴秦以及漢興其門人裔孫始集所聞為傳前史  
泝其傳授由漢而上達乎洙泗具有本末三代而下有國  
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大法而公穀所傳  
也當漢盛時經生學士立乎人之本朝決大謀議往往據  
依公穀其有功於世教甚大其閒固有擇焉而不精謂祭  
仲逐君為行權衛輒拒父為尊祖妾以子貴得僭夫人之  
類則其流傳之誤也

黃澤曰公羊穀梁所據之事多出於流傳非見國史故二  
傳所載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閒卻有老師宿儒相傳之  
格言賴此二傳以傳於世 又曰舉大義正名分君子大  
居正之類此公羊有益於經

何異孫曰公穀各守所學春秋所有者皆求解盡所無者

則未嘗言之是二儒淳樸處

顧炎武曰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而又有子沈子子司馬子女子子北宮子何後師之多與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

穀梁氏

赤

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存

漢書注穀梁子魯人

儒林傳大子既通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韋賢夏侯勝及史高皆魯人也言穀

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宜興穀梁時蔡千秋為卽召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議大夫甘露元年召名儒大議殿中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

麋信曰秦孝公時人

晉元帝曰穀梁膚淺

荀崧曰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范甯曰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阮孝緒曰名倣

或作淑

字元始

顏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卿  
傳魯申公申公傳瑕邱江公

楊士勛曰宣帝善穀梁千秋之道起劉向之意存

陸淳曰斷義皆不如穀梁之精

孫覺曰以三家之說按其當否穀梁最為精深

劉敞曰穀梁害於日月

崔子方曰穀梁失之迂

晁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  
正之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與 又曰穀梁司  
典刑而不縱崇信義而不拘有意乎蹈道而知變通矣不  
免失之躋也

胡安國曰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鑿

晁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為多

王應麟曰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倣秦孝公時人  
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為秦孝公時  
人然不可考 又曰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

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黃震曰公羊以妾母夫人為禮而穀梁黜之公羊以宋襄  
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之所見似又過於公羊然舉  
大體言則視公羊又寂寥矣

黃澤曰桓無王定無正之類此穀梁有益於經

鄭氏 失名 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孝經序注作十二卷

佚

漢書王吉兼通五經能為鄒氏春秋

班固曰鄒氏無師

阮孝緒曰建武中鄒夾氏皆絕

隋書經籍志漢初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

亂鄒氏無師夾氏亡

楊士勛曰五家之傳鄒氏夾氏口說無文師既不傳道亦

尋廢

夾氏失名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佚

班固曰夾氏未有書

按夾氏傳漢志注云有錄無書而宋史藝文志載

有春秋夾氏三十卷不知為何人擬作其書今亦

無存

鐸椒氏春秋微

漢志三篇

佚

司馬遷曰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

敗卒四十一章為鐸氏微

劉向曰鐸椒作抄撮八卷

顏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虞卿氏春秋微傳

漢志二篇

佚

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爲上卿故號虞卿旣以魏齊之故去趙困於梁不得已乃著書

劉向曰虞卿作抄撮九卷

荀氏況帝王歷紀譜宋志作公子姓譜

宋志二卷通考三卷

未見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他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采帝王歷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今本題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公武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血脈圖頗多疎略決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嘗相秦豈世別有一荀卿邪

李燾曰其載帝王歷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歷紀譜舊題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削最無義例前後牴牾不可徧舉而所著族繫又與世本不同質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也其血脈閒有強附橫入灼然非類者要當釐正之顧不敢輕改姑仍其舊使學者自擇焉篇首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旣殘闕不屬字畫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正如棼絲結髮未易一二爬梳也

王應麟曰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

浮邱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為魯詩經典序錄  
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為毛詩  
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

賈氏誼春秋左氏傳訓故

賈氏失

漢書梁太傅賈誼修春秋左氏傳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

貫公為河閒獻王博士

張氏失名春秋微

漢志十篇

佚

亡名氏左氏微

漢志二篇

佚

公羊外傳

漢志五十篇

佚

穀梁外傳

漢志二十篇

佚

公羊章句

漢志三十八篇

佚

穀梁章句

漢志三十三篇

佚

公羊雜記

漢志八十三篇

佚

按漢書公孫弘傳學春秋雜說度即公羊雜記也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終

弟子通州顧培元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四

胡毋氏 生 春秋條例

佚

漢書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

何休曰孔子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 又曰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

鄭康成曰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

徐彥曰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雖以公羊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

董子 仲舒 春秋繁露

卷十七錄十七卷

存

班固曰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

王充曰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

正京雜記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崇文總目春秋繁露十七卷其書八十二篇義或宏博然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中興書目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按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注云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歐陽修跋曰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二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四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

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

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  
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  
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  
惜哉

樓郁序曰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  
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爾其後  
傳出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  
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為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  
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  
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  
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  
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者也本傳稱玉

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  
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  
不發摹印以廣之於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

程大昌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閒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  
意淺薄閒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  
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  
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  
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  
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何言顧董

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

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鈞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斧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

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

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  
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  
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  
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  
又可想見也漢魏閒人所為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  
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  
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  
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又曰淳熙乙未予佐  
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為  
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  
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  
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

當鳧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為不可又曰以  
赤統者憤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  
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閒編輯此  
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晁公武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  
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  
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  
但多訛舛

陳振孫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  
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  
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  
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

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考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為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樓鑰後序曰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先傳而讀之舛訛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異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

家後自為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二年今編修胡君仲方宰萍鄉得羅氏蘭臺本刊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艾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之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

所集仲方撫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

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  
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  
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也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  
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故王者任德教  
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為仲舒所著無疑且  
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  
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  
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  
禮不行對策為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  
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  
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  
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為庶幾焉褒貶評  
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為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為第  
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  
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詰仲方得此尤以  
前為所未見相與狡讐將寄江右漕臺兼祕閣公刻之而謂  
余記其後

黃震曰繁露分十二世為三等哀定昭三世君子之所見  
也襄成宣文四世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五世君子  
之所傳聞也

程端學曰繁露或謂非董子之書

王鏊曰繁露說春秋宛然公羊之義公羊之文雖或過差  
而篤信其師之說可謂深於春秋者也

春秋決事

漢志作公羊治獄七錄作春秋斷獄新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

漢志十六篇

七錄五卷隋唐志崇文總目十卷

佚

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

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應劭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

王應麟曰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見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

十二事今僅見三事而已

按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麇一事

馬端臨曰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幾焚棄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為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真公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導人主以多殺乎其罪

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決疑論

隋志一卷

佚

嚴氏

彭祖

春秋左氏圖

七錄十卷

佚

古今春秋盟會地圖

七錄一卷

佚

春秋公羊傳

隋志十二卷

唐志五卷

佚

漢書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陸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

府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  
鄭孚曰董仲舒弟子羸公羸公弟子睦孟睦孟弟子嚴彭  
祖顏安樂

按嚴氏顏氏竝以公羊春秋頡門教授顏有冷任  
筦寘之學而嚴氏流派史未之詳見於傳者山陽  
丁恭子然北海周澤穉都汝陽鍾興次文北海甄  
字長文陳留樓望次子豫章陳曾秀升南陽樊澹  
長魚蜀郡張霸伯饒張楷公超潁川李修九江夏  
勤又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皆同嚴氏大議殿  
中者大抵為嚴氏之學者也

顏氏

安樂

公羊記

漢志十一篇

佚

漢書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官至齊郡太守丞安樂授  
淮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  
家有冷任之學

鄭孚曰安樂弟子有冷豐劉向王彥

徐彥曰何休序謂說者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按演孔圖云  
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之後  
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任意也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  
日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為十四日日食  
是反傳違戾也 又曰顏氏以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  
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

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二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便

馮君失名嚴氏春秋章句

佚

洪适曰漢嚴訢碑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嚴氏  
春秋馮君章句兩漢傳春秋嚴氏學無姓馮者蓋史之闕  
文也

按馮君章句見於漢碑灼然可據乃班固儒林傳  
未之載杜佑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  
以備火災或問高堂隆曰昔馮君八萬言章句說  
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  
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  
答云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所云馮  
君章句係說公羊春秋者當即嚴訢所治之書始  
知儒林傳所載尚有遺漏也

冥氏都春秋

佚

漢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畦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邪筦  
路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為丞相史都與路  
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

賈公彥曰冥氏作春秋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

尹氏

更始

春秋穀梁傳

釋文序錄  
作章句

七錄十五卷

佚

漢書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穀梁議郎汝南尹更始翁君本事千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姓授楚申章昌曼君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王應麟曰漢儒兼通穀梁左氏胡常尹更始也

陳氏欽春秋

佚

後漢書陳元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

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為厭難將軍也

後漢書注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

閔氏因春秋叙

佚

按閔因未詳何時人徐氏公羊傳疏引之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其叙中之言也考春秋緯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咸有此文而徐氏獨據其叙或出於緯書之前未可定也姑附於此

石渠春秋議奏

漢志三十九篇

佚

漢書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

平公穀同異時公羊嚴彭祖申輓伊推宋顯許慶穀梁  
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  
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一終

弟子長洲姚田修覆校

